窥海斋 林少华专栏

领导说“蒲公英是杂草”

草不就是要杂才成其为草、世界不就是因为杂而丰富多彩吗?

林少华，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亦从事文学创作。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著有《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落花之美》。译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日本名家之作凡五十余种。

野花之中，我特别中意蒲公英。

北方的春天其实更是冬天的延续，冷、旱是两大主题。令人惊异的是，无论多冷多旱，蒲公英都能在尚未返青的荒草中绽开嫩黄色的小脸，宛如“哗”一下子自天而降的点点繁星。即使在路旁孤零零开一两朵也别具风情。孤独，但绝不自恋；倔强，但绝不自傲；藐小，但绝不自卑；楚楚可怜，但绝不可怜兮兮。每次相遇，都与之对视良久。凄冷中的温暖，苦难中的美丽，荒芜中的生机，乡间的梦幻，都市的乡愁。如果说迎春花是早春天使舒展的彩袖，蒲公英则是其明媚的眼睛。

岂料，清晨外出散步，忽见两名四五十岁的壮汉在草坪上手持车轮大小的转盘式剪草机左右晃动，转盘锯齿正带着刺耳的轰鸣朝蒲公英疯狂旋转，蒲公英的小脑袋齐刷刷四下飞溅，周围一片狼藉。我大吃一惊，忘了不许践踏草坪的规定，三步并作两步朝两人跑去，喝令他们停下、停下！两人停下来看我，我气急败坏地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剪蒲公英，不知道蒲公英刚开花不知道蒲公英好看不知道蒲公英……气得我快说不出话了。两人态度还好，平静地告诉我，他们当然知道蒲公英刚刚开花而且绝不难看，也不妨碍什么，“可是领导说蒲公英是杂草，叫我们片甲不留，统统剪掉，我们敢不剪吗?不剪，一会儿来检查怎么办?”我略略缓了口气问道，领导说是杂草就是杂草吗?重要的是在你俩眼里是不是杂草。“我俩好歹也算园艺工，当然知道蒲公英不是杂草。但问题是在我们眼里是什么并不重要。你知道，在咱们中国，领导说是什么就是什么。蒲公英是不是杂草，蒲公英说了不算，你我说了不算，领导说了算。难道你没有领导、你敢不听领导的吗?除非你是领导的领导。”

我也不是等闲之辈，当然不会就此收兵。我让两人告诉“领导”：草坪不是领导一个人的，不是他家的院子更不是他的脑袋瓜上的头发，不能想剪就剪想剃就剃。草坪是大家的，蒲公英是大家的，不能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越说越激动，“我看他倒是杂草！”园艺工看了我一会儿：“我们可以转告领导，可你是谁呢?你真是领导的领导?”我一咬牙，告诉对方我是海大(中国海洋大学)教授。两人之中的一位盯住我的脸：“哎呀，原来是林老师！报纸上常有你的文章和照片，我也看报纸的。这下好了，这就去告诉领导，就说林教授说蒲公英不是杂草，要俺们手下留情……”

第二天早上我特意去看那块草坪。蒲公英果然在剩下的大半块草坪上好端端长着，并无受惊的样子。我的蒲公英！领导还好，还算开明。我极少感谢领导，但这回我衷心感谢领导，也感谢园艺工，或许还要感谢报纸，感谢报纸忽悠出来的我个人的一点点虚名……

不过细想之下，那位领导最初的决定终究令我费解。以常识判断，直接管草坪和园艺工的领导不可能太大，不可能是市长局长一级的，顶多是科长。而科长大多是大学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的这种基层领导不认识也不同情同为“基层”的蒲公英、不觉得蒲公英花朵是美的?连这点起码的美学自觉或诗意情怀都不具备?退一步说，就算蒲公英是“杂草”又怎么样?草不就是要杂才成其为草、世界不就是因为杂而丰富多彩吗?王小波生前最欣赏罗素的这样一句话：“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我也欣赏，“领导”为什么就不欣赏呢?改革开放和民主化进程推进三十多年了，而“领导”仍守着一元化思维定势不放！

话扯远了。但不管怎样，连蒲公英都视之为杂草都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人文环境、生态环境都是不正常的。说白了，连蒲公英都不让人家好好长！蒲公英惹着谁了?

呼吸之间 刘亚伟专栏

工作也是可以享受的

心里只挂念着自己的利益，那么，他人和外在世界就会变成一系列对你欲望的诱惑，或者是达到你自己目的的障碍。

刘亚伟，笔名亚子，北师大研究生学历，原籍曲阜，下过乡，当过兵，资深报人，现为自由作家，出版长篇小说、科普读物等十余种。

偶尔看了一期《非诚勿扰》，见一男嘉宾说自己的人生规划：头十年为家人赚钱，再十年为社会做事，然后如何如何(大意如此)，当即遭到了主持人的质疑：为什么要把为自己赚钱与为社会做事分割开呢?就觉得此人好幼稚，这样的男人谁敢嫁啊。后来果然失败下场。

谈这个观感，主要是想借机再谈谈“职业价值”这个话题。去年看日本电影《入殓师》，讲一位失业的大提琴手小林大悟，误打误撞入了被视作“吃死人饭的”殡葬业，成为一名入殓师。电影里有一家人为车祸而死的女儿入殓，一位长辈指着入殓师对那几个闯祸的小青年怒吼：“难道你们要像他一样，用下半辈子来赎罪吗?”

小林大悟开始尽力向周围的人瞒着这件事。幼时好友山下遇到他，粗鲁地喝令妻儿不许同大悟打招呼，然后责问：“大家都传开了，怎么都行，你就不能找个正经的事儿干吗?”大悟的妻子怕肚子里的孩子将来会被别人欺负和笑话，质问丈夫：“这种工作你不觉得丢人吗?”

然而，在大悟的师傅佐佐木老人那里，这个被人鄙视的职业却被赋予了浪漫色彩——帮助别人踏上人生旅途最后一程的人。电影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片中反复表现的入殓细节：入殓师虔诚地为死者净身、更衣、化妆……用双手持续地握住死者冰冷僵硬的双手，仿佛握着亲人的一双手，用体温和感情使其软化，使其重新握在一起置于胸前。那尽量轻缓温柔的手法，庄重严肃的表情，如同一个艺术家在精心雕琢一件艺术品，每一步是那样仔细、精确，充满着对生命的尊重和祝福。在整个过程中，入殓师专注执著的眼神始终关注着死者的反应，如同死者还活着一般，使在场的人很难不被感动。

面临死亡，死去和活着的人都是孤独无助的，入殓师就在这样的时刻来到他们身边，把他们从孤立无援中解救出来，把沉睡的人性唤醒。此时的入殓师仿佛是一位情感导师，他用自己的一举一动挖掘着人们作为丈夫、妻子、儿子、女儿、父亲、母亲的感情深度，让人们能回忆起逝者生前的种种。

如果仅仅停留在一种敬业精神中，为一份高薪保持着每一道入殓仪式的职业性的庄严感，还不足以说明人生的真正价值和超越于职业之上的意义。

当公务员的山下一直想动员开澡堂的母亲把澡堂关掉，遭到母亲拒绝，理由很简单，她谈起大悟的命运遭际：“父母分开时，他在母亲面前从没掉过一滴泪，小小的一个人躲在男澡堂里，偷偷地哭，哭得全身发抖。就为这些事，我就不能停了这澡堂，我要支持他们。这里要是没了，客人们怎么办?所以只要我一天还能动……”朴实的话语里，也许隐藏着职业精神的全部秘密。

我们每个人都处在同一个社会中，如果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心里只挂念着自己的利益，那么，他人和外在世界就会变成一系列对你欲望的诱惑，或者是达到你自己目的的障碍。这时工作对于你就毫无乐趣可言，甚至会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折磨。

如何理解每种职业中蕴含的价值?我想起了汉学家史华慈对英文“超越”这个词的解释：“退后一步，往远处瞭望。”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中退出来，就像在美术馆里看一幅油画，退后几步才能完整地观察到这幅画表现的是什么，才能看清楚每一个笔触和色块与这幅画整体意义的关系。

选择从事某一个职业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个谋生的手段，同时还应看作通过关爱帮助他人来关注自己的生存的途径。在这种互动互助中，双方都应该收获更为珍贵的，远远大于某项服务的实际利益带给我们的东西。每一次与他人的接触，都是我们实现和造就自我的一次机会。

有人活得很幸福，生活里充满阳光，面容生气勃勃，轻松地工作，愉快地享乐；有人则不然，生活暗淡无光，面色阴郁，像长了锈一般，无论工作还是在家中，总是一肚子委屈、不满，怨气冲天。除了外在因素，是不是也有他本人内在的原因呢?是不是也有需要他自己负责的地方呢?看过这部影片的人大概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心理红楼 吴克成专栏

挺单枪，催瘦马

坐拥天下时你尽管纵情放歌，但处在谷底，也请挺单枪，催瘦马，往前一拐，说不定就是一片新天地。

吴克成，教师、心理咨询师、专栏作家，开有音乐、绘画、摄影、心理专栏若干，著有《迷声——西方流行音乐50家》。

佩吉·古根海姆这个名字许多读者一见想必会觉得生僻，但她的父亲——古根海姆先生可谓老幼咸宜，我敢打包票，百分之九十九的读者都曾与他打过照面，不信你就往下看。

古根海姆先生从事矿山产业，家财万贯。英俊，更风流，家里有发妻跟三个千金，外面有品种不一的各色情人。为随时慰安散落在欧洲的情人们，他干脆离开纽约常住巴黎。1912年为给小女儿过10岁生日，他从巴黎回纽约，原定的海船因海员罢工停航，他改乘了泰坦尼克号。这一改乘不要紧，恰好赶上了世纪海难，1500多人命丧大海。其实古根海姆已在救生艇上坐定，最后时刻却和秘书回到甲板，把位置让给了船上的情人。他穿上最讲究的晚礼服，并让人给发妻捎话说：“告诉她，我把游戏好样地玩到了最后，没有一个女人因为古根海姆的怯懦而留在甲板上陪他。”

父爱的缺失和两段不幸婚姻的联手捶打把小女子佩吉敲成了铜豌豆，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谁敢跟她过招，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她的私人艺术馆——就是美国著名的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前身——收藏有毕加索、杜尚、达利等几乎所有欧洲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当时的文艺精英们为了博红颜一笑，捎带着将作品变现，不惜跟她上床。她只有把一切握在手心里才觉得安全，为了得到想要的，她也可以不惜一切，只要她想要，不管是唐僧肉还是癞蛤蟆肉，她都要伸出十指抓过来，握在自己的掌心。她在给朋友的信里用甜蜜的怨怒口气说：“我忙坏了，忙着画廊的事务，忙着跟男人上床。”老年时她接受访问，人家问她有几个丈夫，老人家平静地反问道：“只是我自己的，还是也包括别人的?”

《红楼梦》里的众女子跟她可真有天壤之别。她们脆弱，本来可以长成一棵大树，偏当自己是一株藤萝，从来都是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离开了支架不能存活：金钏被王夫人打了一巴掌，撵了出去，投井而死；“小三”尤二姐被王熙凤安排的医生堕下胎，吞金自逝；鲍二家的跟贾琏偷情，被王熙凤捉奸在床，马上自挂了东南枝……钢刀离头三尺三，或者钢刀只是来虚晃一枪，她们却拿个棒槌当了针，明明只是云遮月，却以为月亮已被天狗吞进肚子里，再也不能重见天日。

美国心理学家罗特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一种个体归因倾向的理论，可以解释这种天壤之别。罗特发现，个体对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以及结果的控制源有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认为多数事情的结果取决于自己的努力程度，所以这种人相信自己能对事情的发展和结果进行控制，此类人的控制点在个体内部，称为内控者——佩吉正是这样的人。金钏她们与佩吉正相反，她们往往认为生活中多数事情的结果是个人不能控制的各种外部力量的作用，她们更相信社会的安排，相信命运、机遇，倾向于放弃对自己生活的责任，她们的控制点在个体的外部，称为外控者。内控者相信自己能发挥作用，面对困难能付出更大的努力，外控者看不到个人努力与行为结果的积极关系，面对失败往往推卸责任，倾向于以无助、被动的方式面对生活。

因此，外控者往往是软柿子，生活的大手一揉搓就可以让其分筋错骨。还是内控者更符合社会期待——谁能永远走在阳光大道上?春风得意的时候催马疾驰容易，穷途末路时依旧打马寻路最能显出英雄本色。所以请做东山再起的谢安，别学自刎乌江的项羽，坐拥天下时你尽管纵情放歌，但处在谷底，也请挺单枪，催瘦马，往前一拐，说不定就是一片新天地。

■编辑：孔昕 ■美编：马晓迪